

朱锐,1968年10月出生于安庆市怀宁县。1984年9月,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1991年于外国哲学研究所留校任教。1992年赴美国杜兰大学攻读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2002年加盟森林湖学院,2016年受聘终身教授。2018年辞去美国终身教授教职,正式回国,入职深圳大学哲学系担任特聘教授。2020年8月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担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同时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哲学系担任客座教授。

朱锐教授一生秉持崇高的治学理念,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英语等多国语言,研究领域广泛,在心灵哲学、神经哲学、神经美学、分析哲学、柏拉图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成果丰硕,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朱锐和他的学生们

朱锐:道德上没有遗憾的老师

钱润葆(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在读博士):我不知道朱老师对二流学者的定义是什么,但是就从知识的渊博程度来看,他似乎不太符合。有一天,他突然开始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写了满满一黑板,然后说:“看,同学们,这就是亚里士多

王骐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研二上半学期,朱锐老师已经生病了,身体也经受了病痛的极大折磨,但是只要有时间,朱锐老师仍然坚持和师门的学生们定期交流。朱老师和我讨论我的论文时,表现得充满兴趣,精神焕发,完全看不出生病

周陈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硕士):2023年的下学期,朱老师已经在住院,只能通过微信电话指导我修改毕业论文。他让我

路文(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作为学生,我经常会觉得那些大哲学家有着过人的智慧和不可企及的高度。但在朱老师的课上,他却把那些大家的思想拿过来,用平实的语言解读,并时不时给出犀利的点评。当他批评某个哲学家或某个理论时,我就会想,看来这些东西不值一提。但朱老师又会说,他觉得其中的一些思路是重要

胡可欣(青年诗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有次,我打算从老师那儿接一份小小的兼职,为某书写篇稿子,涉及和社会上的人接洽,老师给我打了很长的电话,详细叮嘱我各类注意事项,提醒我要保护好自己,还反复强调不要因为他介绍的而有任何心理压力。那时我才惊觉,老师一向不怎么在乎自己的利益,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明白或不了解这些“世俗”的事

赵胜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2023级博士生):我在2023年从兰州到北京跟随朱锐老师读博士,在到北京前就已经知道朱老师患病的事,但仍然为老师病情恶化的速度惊讶。由于刚开学老师就处于治疗流程,我跟朱老师单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或许是师门中最少的,但他对我关于做人 and 做学问方面的影响却难以估量。朱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同他的三次见面。

第一次是在一年级刚开学,在他

德的想法。不要觉得古希腊语有什么神秘的,翻译成英文意思就是这么简单,不要盲目崇拜看不懂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独立思考。”过了一会他补充说:“这几位哲学家太伟大了,很值得我们尊重和研究,但是我们不应该只以他们为真理。柏

的样子。他的要求似乎是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每一句话说清,每一个概念都解释清楚。因此我和朱老师的交流方式是我将我的论文读给他听,然后他给他自己的意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当遇到表述不通顺或者模糊不清的地方,朱老师会

一字一句念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就像三年来的每一次。我们在咖啡馆见面交流讨论的时候,他让我念我的读书笔记。他一字一句

的,甚至是天才般的,绝不能轻视,要我们去学习和理解。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理解上的狭隘。在哲学与智慧面前,每个真诚的人都是平等的对话者。知识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耐心细致的思考,大胆的质疑和反思,以及对真的真诚追求。哲学是对智慧的真诚热爱,尽力在思考中排除求真之外的干扰。这是朱老师用言行教会我的。

情。恰恰相反,他什么都清楚,甚至比 we 想得更更多、更远。因为他叮嘱我们时,反复表明,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并且细致地告诫我们如何去维护,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最后一次师门聚餐,我刚刚从新冠中康复,老师问我身体有没有好些,希望我也能来参加。我很开心,便说一定会来。等到来到餐厅,见到老师,老师便开始笑吟吟地打量我,半晌打趣说,哎呀,气色比我想象中

为本科生开设的《西方哲学原典》课程的上课前二十分钟。朱老师很看重我本科对于化学的学习,认为这一点对于做好神经科学与哲学的交叉研究非常重要。我当即表示对之前学习的知识是否能熟练运用在哲学研究中没有太大把握,老师便微笑着鼓励我说,“你的化学水平一定比我强,肯定能做好。”老师给的信心奠定了我后来开始转向认知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他对学生一向如此,积极鼓励、坦率直接,话语风格优雅,他的

拉图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在二十几岁那会疯狂地阅读柏拉图,入迷了一样——但他说的几乎全是错的。”朱老师就这样一锤一锤,敲碎了我的学术成见。

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喜欢麦克道威尔的《心灵与世界》,他说这本书

让我停下来,并问我句子中一些概念的含义,我把这些概念解释后,他会要求我按照给他解释的样子修改不通顺或者模糊不清的段落。以这种方式,朱锐老师逐字逐句修改我的论文。那个时候我对学术论文的写作还不是很熟练,但是在朱锐

地修改我的毕业论文,病痛没有损坏他敏捷的思维和责任心。我有时会听到电话的那一头传来嘈杂的声音,我猜测他可能是在多

在课堂外,朱老师最大的爱好就是户外。他热爱自然,喜欢独自爬山。哪怕在生病后,也要去公园走走。一次冬日,朱老师发给我长城雪景的照片,苍茫群山中,白雪皑皑,野长城绵延于其中。在得知朱老师又在一个人爬山后,我赶忙嘱托他注意安全。不过我也知道,朱老师享受一个人在山中的寂静,因为那是他思考问题最好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朱

好多了,之前还很担心你的。我被老师逗笑了,便也回敬说,老师,您气色也比我想象中好多了,都是好事。于是大家一阵欢笑。那一次,老师还找了神经现实的几位创始人,大家聚在一起,老师非常开心,说,你们都是很有希望的年轻人。那时,老师的眼里闪着明亮的光彩。好像光明的未来此刻真的在他眼前展开。

等到聊过一段时间,开始上菜。桌子比较大,大家各说着各的话,我

人格魅力很容易让人沉迷。

第二次是几周后,我与老师商量之后的研究方向。我把硕士期间完成的一篇文章打印带到老师办公室,老师看了以后便说,这类主题在国外已经讨论得太多,如果想要引起国外学界的兴趣,得考虑新方向。这使我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观念和兴趣,同时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对意识的学习和研究,并发现自己对此有浓厚热情。

老师离世前不久,我与他在医院见了最后一面。生命的最后时刻,老师

虽然一下午就读完了,但规范性问题很重要,值得认真思考。下次再上课时,他用了一整节课来讲麦克道威尔的知觉哲学。到写下这篇文章时,我知道了他不喜欢麦克道威尔,而且我依然没能一下午就读完《心灵与世界》。

老师的指导下,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师门在和朱锐老师见最后一次面时,他再次肯定我们的能力,语重心长地把他想对我们说的全部都告诉了我们,也许纪念朱锐老师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些话付诸实践。

人病房。医生和护士的检查有几次打断了我们的讨论。只有在这些时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疾病。

老师不是扶手椅哲学家,也许可以说是登山哲学家。在自然环抱之下,他更能直接面对问题,同时也直接面对自己,去思考、去求索。后来在听他谈到艺术、感受与身体问题时,我才逐渐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热爱自然。因为真诚的思考建立在真诚的感受之上,人首先是动物,我首先是我的身体。在深山中独自攀登时,朱老师也在践行他的哲学吧。

面前恰好只摆了盘莴笋,便专心吃了一會兒。结果,吃着吃着,面前的莴笋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盘牛肉。我抬头一看,老师正坐在我对面,端着莴笋盘子皱眉说,怎么只吃这个?你之前发烧那么严重,现在要多吃点牛肉,补一补身体。我怔了一會兒,心里一下子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温暖。于是我说,老师,你也要多吃点。老师笑了笑,我不爱吃肉,你们吃就行。

最关心的是他的家人、同事,以及我们这些学生。他躺在病床上,显得很虚弱,但他说自己的精神比身体看起来好得多。老师依次对他的每个学生传授人生经验,令我体验最强烈的是他说自己面对死亡很平静,因为内心没有愧疚,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我想,一个有知的人若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坦言自己道德上没有遗憾,他的一生必然是光明的。一个在道德与事业上都能使人心悦诚服的人在当今世界想必不多见,朱老师就是这样的人。